

长篇传记文学

李友刚◎著



毛 泽 之

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毛润之

长篇传记文学

李友刚 著



下



二十二

毛润之回到学校，陈昌已先到了。润之问：“最近有什么新闻，关于欧洲大战？”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去年就爆发了。

陈昌说：“没接到情报，图书馆门不开。”

毛润之说：“我们进城去。”

他们获得的消息，是日本乘欧洲大战列强无暇顾及中国之机，于年初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，日本想要独占中国，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反对二十一条的新闻。

长沙的日本货也受到抵制。他们听说，从上海或汉口驶来的挂太阳旗的船只，在湘江雇不到人帮它卸货，气得怡和洋行的日本人直骂个不止，可是没有人听懂他们骂的什么意思。有一次，一个日本人在洋行门口跳了脚骂，他的周围围着几圈人，有个好心人还以为是要把戏的同胞，扔给他十来个铜板。

毛润之和陈昌回到学校，听说杨先生病了，想去看看，转念一想，还是等几个人同去。和森、子升来后，邀着同去。

杨先生听说学生们来看他，穿衣起来，满脸病容，问他们带包裹来干什么，子升说是家乡土产，送老师尝尝。

杨先生有病，学生们怕他累着，就转同师母说话。师母埋怨丈夫，病中还写讲义、看书，这病怎么得好。

学生们同声要求先生注意休息，养好身体。萧子升问先生：“您才四十出头，就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，这成绩是怎么



得来的？”

杨昌济说：“我没有过人的天分，但着力于坚忍二字，以久制胜，别人以几年做的事，我以几十年为之，不愁没有成就。你们翻翻历史，许多天分高的人，其成就或反不如天分较低的人那样大，这就是坚忍在起着决定的作用了。”

学生们默想一会，点点头。师母喊吃饭，他们就坐上桌去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

杨先生胃口不好，勉强捱进去半碗饭，就下了桌子。

杨先生下桌子后，开慧才抬起头来，对润之说，她已经退学了。

润之问为什么。师母接口说，一是为照顾病人，二是帮家里干些活。

毛润之叹口气说：“许多孩子，都是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去求学的机会，贫穷不知埋没多少人才，使他们没有机会崭露头角，在萌芽中就被夭折。”他对开慧说：

“我像你这么大，也休过学，后来是自己力争，才得以重返校园；我的大弟也休了学，比我休学还早，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复学的希望。希望先生病好后，再看到你背着书包上学去。”开慧闪着大眼睛望着润之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杨先生探过头问润之，家里是一个什么情况。毛润之把大概说了。

杨先生说：“农家多出异才，望你以曾文正、梁任公自勉。”

陈昌说：“先生像一盏高脚明灯，照亮了别人，却照不到自己的孩子。开慧也应该让她学习，说不定将来会成个女曾文正、或女梁任公。”

萧子升无心地說：“一个女曾文正、女梁任公，一个男曾文正、男梁任公。”



听见这话，开慧埋下头去，聚精会神吃饭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其实菜就是一把酱菜根。

杨先生有些咳嗽，回房去了。

先生走后，学生们当着师母的面，开始埋怨先生，说不该让开慧退学，她还那么小。师母不吭声。开慧极力为父亲辩护，两方就争起来，四个人一齐向开慧开火，轰得她脸盘子红红的。

毛润之笑对开慧说：“你成众矢之的了。”

回校的路上，不知谁说，小开慧怕是看上润之了，润之说：“这是谁在胡说，该打嘴巴。自己打。”

别人都说恐怕是这么回事，润之说：“真不要开玩笑，这种玩笑开起来彼此不自在，照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以后就不敢上先生家来了，一来你们就会以为是有求学问以外的目的。再说，开慧还那么小，怎么可能。”

以后好些天润之他们没有来杨先生家，先生也就静静地养病，慢慢地病就好了。他又开始讲课，不过身体有些发虚，至少润之是感觉到了的。

毛润之下课后，不知怎么想起在四师时的去街边读书，他觉得应该坚持才好。

南门口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，毛润之夹着书来到这里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坐下去，读起书来。他的前面是一个小贩——应该是老贩。老贩好奇地打量润之，见这个年轻人一身学生装，脚上却是这么一双穿孔的鞋子。

他盯着这双鞋看了半天，好像这双鞋是他的似的。

毛润之被看得不自在，摆个姿势，像和尚打坐似的，把两脚压进两边的大腿里。

以后，毛润之一有机会就来这里，在闹市中读书，锻炼自己的毅力。这天，润之看完书回校，蔡和森约他去杨家。路



上，和森说：“上午这堂修身课我没上，不知又讲了什么。”

润之：“讲了《论语》。”他说：“说起修身，最重要的就是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着重讲个人修养。”

蔡和森问：“《孟子》呢？”

润之说：“《孟子》侧重于政治，讲统治术。”

和森说：“先生说过，读修身，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是主要参考书。”

润之说：“《孟子》的对象是各级统治者，《论语》则适合于所有人。”

和森忽然说：“也不晓得袁世凯读不读《论语》。”

润之说：“袁是前清举人，当然读过的。”他忽然想起来，“明天去买份报纸，看反对二十一条有什么新消息。”

没有什么新消息，可是报纸上有一则广告，是商业学校的，广告说，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，经济人才是目前国家所最需要的，望有志者速来报考。

润之对和森说：“这广告要早两年看见，也许我就不会到一师来了。”

和森接过报纸，看了看，说：“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机遇，每一个机遇都可能对人产生影响，没有人能预料到自己将来的路会怎么走。”

润之说：“师范的学生将来只能当教员，我将来就是当教员。”

和森说：“也有可能是一种和教师完全不同的职业。”

润之说：“不论是什么职业，但目标都是为国家出力。”

和森说：“可是现在统治着国家的政府，这么软弱，居然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日本。”

十几天以后，一师的师生听到一种传闻，这传闻随即被星期三的报纸所证实：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，在五月九日被袁世

凯政府“欣然”接受了。

师生们激动起来，彼此展开激烈的争论，他们开了一次会，议定刊印《明耻篇》，发动一场广泛的反卖国运动。

由于学校拿不出经费，便商定集资，集资要动员，要做宣传，于是请子升写一份海报，他的毛笔字好。

集到资，《明耻篇》很快就刊印出来。

毛润之拿到这本书，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。他边看边划，把油墨太多、看不清楚的字猜出来标上，整本书一口气就看完了。

合上书，心情不能平静，愤激冲出身体，流向笔端：

五月九日，
民国奇耻；
何以报仇？
在我学子！

蔡和森过来一看，是四句颜体楷书，这四句话的语气，使他想起梁启超。梁氏自矜“笔端常带感情。”实际上，感人的文字，都是带着感情的。

晚饭后，蔡和森和毛润之去湘江边散步。和森问国家将亡，他有什么打算。润之问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这是说个人。说到国家，时间就可以更长些。我们现在还是学生，政事时务只能是辅助的，主要精力还是在学习，学到能够在将来拯救国家的本领。可是这本领怎么学呢？虽然孟子说人人可以为尧舜，但我们现在还毕竟不是圣人，不能孑然有所成就。学问学问，就是说，要勤学好问，要聚集志同道合者在一起经常切磋。”

和森说：“可以组成一个研究哲学伦理学的团体，探求目



前国民最急需的大本大源。‘大本大源’是曾文正公的话。”

毛润之说：“杨先生极推崇曾公，曾公和你有远亲，听到杨先生推崇你应该感到高兴。”

和森说：“我们就组成这么一个哲学研究小组，延请杨先生担任学术指导，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研究。当然先生有病，教务又重，小事我们不打搅他，只是在大事上向他请教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主意好。”

和森说：“我们现在就上先生家去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么着急干什么，自己先把同志物色好。”

物色到的同志有萧子升、陈昌、萧三等。几个人约好上了一趟杨先生家，担任学术指导一事蒙获批准，顺便吃一顿饭，回头就去湘江游泳。

萧三说风太大，怕不好游。陈昌说：“风大才好，学个浪里白条。不过只有子升是浪里白条。”

子升说：“浪里白条今天不游泳，有点事先告辞，下次再同去。”

分手后，毛润之三人来到江边。

湘江里果然有浪，萧三不大会游泳，老是被浪打得不由自主，跟着前后晃荡。他们是中午从杨先生家出来的，一直游到晚上。风一息，浪也就慢慢没有了，江里驶来不少打渔船。

靠近码头边有一块长方形物体，他们远远地看见，以为是死人，游到跟前，看是木筏，不知道做什么用的。

萧三体力不支，有些累了，就爬上去。说：“做什么用的还不晓得？供我休息的。”

可是爬了几次，就是上不去，一爬筏子就是一倾。好不容易上去了，重心前移，两手一撑，木筏一偏，他又栽进水里。

由于没有准备，萧三呛了几口水，再次爬上去后，站在上面，小心翼翼，看着其他人游向远处。

他只看见几颗脑袋浮在水面，像渔网的浮漂，不过是大一点。

萧三正看时，润之对和森说：“等子嗒再望陈昌，我就一个猛子扎过去，吓他一家伙。”

哪知润之一个猛子正扎在木筏底下，那木筏有床板大小。扎的时间太长，气已经差不多快完了，他一冒头，顶着一个硬东西，再使劲一顶，还是不动，就着急起来，原地转一个九十度弯，游了几步，想这次顶上不会有东西了。

谁知正弯向筏子的长的方向，走几步并没走出去，头轻轻一伸，还碰着筏子，可是肚子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再忍耐已不能了，就拼足命，直顶上来。

站在筏子上的萧三，望了一会陈昌，再望和森，和森在冲他亲切微笑，润之已经不见了。

正在疑惑，脚下就感觉有东西撞动木筏，会不会是鲤鱼？

也可能是鲤鱼，天气太热，从底下浮上了水面。凭感觉，这鲤鱼不会小。正想着，又撞了一下，已经换了地方。他想看个究竟。

萧三是横站在筏子上的，头一低，重心前倾，筏子就翻过来，虽然翻得不快，可是倒下去已经是大势所趋，不能逆转，就又一次栽进水里，又是没有准备。

这筏子翻过来的时间非常巧，就在毛润之做最后一次努力的时刻。他拼足力气一冲，本想把筏子冲个窟窿，不料冲了个空，倒吓一跳。

润之抖抖头上的水一看，萧三正在水中挣扎。忙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萧三诧异：“原来是你，我以为是鱼。鲤鱼。”

润之说：“是鱼也不会是鲤鱼，是鲢。”

陈昌离筏子不远，游过来了。润之说：“鲢差点死在子嗒



长篇传记文学

脚下，不能重见天日。”

陈昌望一望当顶，赶紧又望向天边，因为太阳是在那里，在一片树林里燃烧。他想起润之的那幅画，想起半壁见海日的诗。他从润之的画中，是无论如何体会不出诗意，首先视觉上就是冷冰冰的，要算太阳也只能是太阳圈。

忽然，在陈昌和太阳之间，就在陈昌面前，猛地冒出一颗人头，仔细一看，是和森。陈昌说：“吓我一跳，以为是水怪。”

蔡和森说：“我刚才扎猛子就碰见一个水怪，我们俩对着眨眼睛。”

陈昌说：“水怪是人变的，跟人一个模样，直立着，像在跑步，慢慢地，两腿一前一后迈，长长的头发向上飘起。”

和森看看萧三说：“他在跑向你。”

萧三脸都变了，可是润之接着说：“传说中舜帝南巡，死于苍梧。他的两个妃子也淹死在湘江，成为湘妃，就是《楚辞》中的湘夫人。”

和森说：“我刚才碰到的说不定就是湘夫人，长长的腿，长长的头发，慢慢地向我跑来。”

萧三说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湘妃淹死的地方是湘水，并没说就在湘江。”

润之说：“湘江就包括在湘水之内，据考证，湘妃就死在湘江，而且就在我们这一块。”

萧三说：“我不怕。我上岸去了。”其实，他心里着实有些怕了。

润之和森陈昌三人互相看一眼，一个猛子，就扎向岸边。

毛润之到了不足一尺深的地方还在扎，结果抬起头来满脸都是泥。他来不及洗脸，回头看萧三。

萧三一人落在最后，两手拼命划，上身前倾，就是两脚不



润之说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他抢在和森、陈昌的前面说：“输你五角。”

萧三拿回五角钱，人有些呆，毛润之说：“输你五角，还赚五角，这几天的伙食费够了。”

蔡和森说：“难怪许多人要赌博，原来赢钱这么容易。”

陈昌说：“有赢就有输，有的人把妻儿都输掉了。”

和森沉思着说：“我的父亲也赌博，虽然没有押上妻儿，但自己一生中的最好年华，就在牌桌上流逝了。我从三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，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模样。”

润之说：“赌博是一种不好的习惯，应该改掉。我们探求大本大源，提高人的素质，这应该是内容之一。”

那天晚上毛润之睡得不好，床板直响到后半夜，没有人知道他都想了什么，只是早晨起来和森见他正在床头贴屏条：

“苟有恒，何必三更眠，五更起
最无益，莫过一日曝，十日寒”

和森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是杨先生的经验之谈，我总结出来，作为座右铭，督促自己努力学习于社会有益又自己感兴趣的知识。”

和森说：“不感兴趣的知识呢？”

润之说：“只好放弃了，让别人去学习，反正改造社会、中兴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不能只靠我；反过来说，也就不能要求我什么都学。”

和森说：“我很赞同你的想法。可是这有违学校规章，会招非议。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在议论你，当然出于不同的动机。先生的动机是好的，有些同学的就不一定了。”

润之说：“爱议论议论去，嘴长在别人鼻子下，你管得



了？”

和森说：“也有人议论我，说我也像你一样，不遵守校规，我想下学期转到省高等师范学校去，专修文史。你晓得，那学校就在岳麓山下，离船山学社很近，可以常常去学社旁听。

润之说：“船山学社原来是曾文正公祠。我也想去那里旁听，听说那里是一个自由讲坛，很吸引人。”

和森说：“听完讲演，晚上就可以住我那里。”

润之说：“你只说想去，还不知去不去得了。”

和森说：“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请杨先生推荐，他认识那学校的校长。”

润之说：“叔衡已经毕业了，子升、陈昌也要毕业，下学期你要转学，在一师我的朋友就不多了。”

和森说：“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可以经常联系。”

润之说：“子升、陈昌和叔衡一样，就在长沙教书，联系也方便，就不知能不能在长沙找到学校。这些日子他们正在找。”

上午润之和森没上课，两人去城里读书，不是南门口，是另一个地方，和森看一会书就望一下眼前的行人，有几个行人也弯到他背后看他读什么。和森说：“在这种环境读书还真要点毅力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叫闹中求学。”

和森说：“这么闷热，说不定有雨下。”

雷公似乎看见和森猜到他的心思，一声闷吼。润之说：“我们回去，真有雨下。”

走到半路，雨就下来，雨点又密又粗，把润之和森浑身淋得湿透。一直到晚自习下，雨就没有停过。

雨停后，和森说去井边冲凉，陈昌、昆弟、子生和润之都去，一动也想去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



了？”

和森说：“也有人议论我，说我也像你一样，不遵守校规，我想下学期转到省高等师范学校去，专修文史。你晓得，那学校就在岳麓山下，离船山学社很近，可以常常去学社旁听。”

润之说：“船山学社原来是曾文正公祠。我也想去那里旁听，听说那里是一个自由讲坛，很吸引人。”

和森说：“听完讲演，晚上就可以住我那里。”

润之说：“你只说想去，还不知去不去得了。”

和森说：“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请杨先生推荐，他认识那学校的校长。”

润之说：“叔衡已经毕业了，子升、陈昌也要毕业，下学期你要转学，在一师我的朋友就不多了。”

和森说：“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可以经常联系。”

润之说：“子升、陈昌和叔衡一样，就在长沙教书，联系也方便，就不知能不能在长沙找到学校。这些日子他们正在找。”

上午润之和森没上课，两人去城里读书，不是南门口，是另一个地方，和森看一会书就望一下眼前的行人，有几个行人也弯到他背后看他读什么。和森说：“在这种环境读书还真要点毅力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叫闹中求学。”

和森说：“这么闷热，说不定有雨下。”

雷公似乎看见和森猜到他的心思，一声闷吼。润之说：“我们回去，真有雨下。”

走到半路，雨就下来，雨点又密又粗，把润之和森浑身淋得湿透。一直到晚自习下，雨就没有停过。

雨停后，和森说去井边冲凉，陈昌、昆弟、子生和润之都去，一动也想去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



水井就在浴室旁边，润之一行人到了那里，就拿吊桶打起水来，相互往头上冲。

一动脱光衣服，看了一会，吊起半桶水，要润之帮他“淋”。

润之一提桶把，才半桶，便轻松地照着一动的头使劲一冲。

子升听一动在磕牙齿响，摸了一下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不该淋冷水浴，你已经弱不禁水了。”

陈昌说：“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，看来你已经弱不禁女了。”

回到宿舍，灯光一照，全是红红的皮肤，像喝了红红的高粱酒。

躺在床上，一动还没有缓过来，身上盖一条被单还直抖，润之的床和他紧邻，也跟着抖起来。润之说：“托你的福，我也抖起来了。”一动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冷，待暖和过来就不抖了。”

二十三

期终考快到了，毛润之有许多课没去听，就临时找同学借听课笔记，天天抄，白天不够，又加晚上，晚上宿舍太热，就搬到走廊里，走廊里的灯是黄光，看不清楚，字就写得大起来。

这天是星期天，毛润之一天没动，坐在自习教室苦干，晚上熄灯后，又搬到黄光下战斗。子升半夜起来小解，弯到润之

背后，看了一会，说：“老兄的字有辛弃疾词的遗风，这么豪放。”

润之说：“豪放点好，写得快，时间不多了，时间就是分数。”

子升说：“照这么写，先生一定给你高分，好多先生都是近视眼，喜欢看大字。”

润之说：“学我吧，字写大一点，不拘一格才能降人才，像你，两个字才占一个格。”

子升说：“你是两个字占三个格，要是给报纸投稿，可以多捞点稿费。”

润之说：“什么时候真得给报纸投投稿，不能老是我看他们的报纸，他们也得看看我的文章。”

子升说：“其实你的作文，差不多篇篇可以上报，而且比起有些文章只好不差。”

毛润之说：“不说了，你该上厕所上厕所去，今晚我得把这一本抄完，现在手都抄疼了。”他放下笔，活动一下手指，就又抄起来。

抄到天亮，抄完了，去校园转了一圈，后折回宿舍，拿起毛巾，到井边冲凉。长时间的抄写，写出浑身的腻汗，结成一层腻碱，连蚊子的针都刺不进去，一晚上他基本上没被几个蚊子咬。

毛润之冲完凉，想和森将要转学，子升虽然就在城里修业小学任教，可是陈昌却要到长沙县五美小学去，哲学小组应该在放假前开一次座谈会。

这天是星期天，哲学小组的成员吃过早饭，就去湘江游泳，快到中午，他们才爬上岸。

找到一块有树荫的地方，各人搬来一块石头，围成一圈。

润之搬来的是一块菱形石头，坐上去硌得慌，他又只穿了



一条短裤。时不时挪动一下，陈昌就笑他：“你是猴子坐天下，手忙脚乱。”

润之又挪动一下，说：“这坐的是石头，不是天下。要真坐了天下，就会挑个最舒适的地方，坐下去就包管不手忙脚乱了。”

陈昌说：“那是。坐天下的人都是深沉的，甚至袁世凯，现在也深沉得很，天天思考国家大事。”

毛润之说：“他思考什么国家大事，他在考虑他自己，据孙中山说，他想当皇帝。他接受二十一条就是换取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的一个条件。”

蔡和森说：“老袁只想自己当皇帝，连国家都不要了，你看这橘子洲，全是外国人的洋房。”

润之说：“我反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。中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，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就陷入苦难深渊，我说列位，我们都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，现在是穷学生，但是我们不要自暴自弃，要像杨先生所说，要立大志，要立志中兴我们的国家，改造我们的社会，这就是我们探求大本大源的首要目的。”

陈昌沉吟着说：“探求大本大源，首先是为了变化民质，这要先从自己做起，立起表率，再去示范别人。”

润之说：“是要从自己做起，而且要做得非常好。来日的中国，艰难百倍于昔，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。”

萧三说：“看来你是把自己算作将来奇杰的。”

润之说：“就立志来说，这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和森说：“是可以的。”

陈昌说：“说不定将来的中国，有许多顶梁柱，就出身于我们一师，甚至有我们哲学小组的人。”

润之说：“这是可能的。你们看历史上，每一个年龄段，

都有代表人物，有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等等，而在这些代表人物成名以前，他周围的人都不晓得，都想不到，孔子在少年时、在青年时、在中年、老年甚至在他活着的最后一天，他周围的人有谁晓得他会成为圣人呢。”

蔡和森说：“这些代表人物成名是因为他们有成名的功业，我们探求大本大源，致力于变化民质，也可能成名，但这是结果，不是我们的动机。我们要超凡脱俗，不为名，也不为利。”

润之说：“我非常赞成和森的意见，我们要摒绝流俗。”

陈昌说：“不为名，不为利，超凡脱俗，我也这么想，就怕事实上很难做到。”

和森说：“很难做到也要做到，变化民质先从变革自己始。”

润之说：“非常赞同。”

陈昌说：“这是很难的，孔子说：三代以下，无有不好名利者。大致说来，汉人好名，魏人好利，晋人好名，唐人好利，宋人好名，元人好利，明人好名，清人好利。”

萧三问：“民国的人呢？”

陈昌说：“民国的人们好名又好利。你看看每天大街上南来北往的人，不是为名就是为利，或者为名利双收。”

蔡和森说：“那我们就试图改变这种现状，让以后时代的人们既不为名，也不为利。”

萧三问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毛润之说：“为国家强盛，为国民幸福。”

陈昌说：“这还不是为名利，不过是为国家、为国民。为国家强盛，这可以叫为名，为国民幸福，这当然是为利，不过是把个人的名和扩而大之，而既然个人的名利可以扩大为国家为国民的名利，为国家为国民的名利也就可以缩小为为个人的名利。”